



大运河,我来了

□ 后金山

疾风在窗外,在耳鬓
在运河纤道
我放慢车速,在寻找
童年的鹅卵石
中年的明月
如今老了,我依旧沿着
连环画的毛边
寻觅一条大河的魂
不再饥肠辘辘
驿道也不再荒凉
健康的骨头告诉我
自在的高度,隐在抵达之后
不走,还待何时

我要先尝一口白浮泉
就此成为一名运河的长子
两肩担着古风汉韵
如纤夫般逆流而上
一路走向从前
去追寻眼眸里消失的帆影
还有月光下依旧
不愿停泊的乡愁

在神经末梢纵横
我要怎样才能完成一次奔赴
那些如青铜般的诗句
一次次叩响大地
叩响难眠的夜
这是一个不甘寂寞的时代
古人尚可跨洋东渡
我为何不能在母亲河溯源寻根
好想成为一个水手
长河里拔篙弄桨
漩涡中不惧死生
若一颗用运河水命名的

二
向北,从运河的端点出发

三
这是我一个人的运河
河水养大的文字

能治愈人心的灿烂星辰

四

运河,我来了
走明月照彻的异乡路
去听洛阳的笛箫
鹤壁的民谣
去触摸江南雨巷
来品浙东的茗茶
沿着大中华这条血脉行走
无需背负行囊
只需一瓣诗心
就可点亮千里征程
运河,我来了
我就是那枚童年捡回的鹅卵石
已经孵化成一河雪浪
一定要拍击出生命不老的涛声

大运河,我来了

□ 陈祥

我踏着诗人脉搏的跳动
在运河边
寻找那枚童年的古钱币
父亲运河泛舟吟诗的画面
那么近,那么远
意难平,止不住泪水流下
飘逝的远影帆帆,如父亲
化为天上沉重的云层
那些停泊在心头的疼痛
如大船驶过,浪涛阵阵
我要像诗人,柔软而坚强
犹如运河魂魄昼夜不舍

我欲神游运河

向天上的父亲要一朵祥云
还有祖上的“陈西楼茶干”
我乘诗人的帆帆御风而行
我知道我要完成一次奔赴
为父亲为自己为诗和远方
运河是天空之下雨做的云
我发现一片云雾从运河深处升起
我看见父亲云端闪现,笑吟吟
那么近,那么远
依稀运河甩出的长长水袖
绵思远道,梦绕魂牵……

上高邮

□ 李凤琴

乡村公路上,一辆四轮卡车在疾驰,坐在里面的人不仅要忍受剧烈颠簸,还要被卷上来的尘土包裹着。半封闭的小四轮卡车里沿着内壁放U型坐凳,挨挨挤挤,可坐十来个人。这是我小时候坐四轮卡车上高邮的场景。

小时候,上高邮是我非常向往的一件事。实际上并不是去高邮城里,而是经过高邮城。父亲带我到高邮车逻镇的一个亲戚家。那时中巴车少,赶不上中巴车,就要坐四轮卡到高邮汽车站,然后再步行到车逻亲戚家。那时候,高邮城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停靠的车站。来来去去,高邮城并不大,仅有几条街,空荡荡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但我回来后,总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一番,说我去过高邮城了。

真正意义上的上高邮,是我中考后到高邮人民医院体检。学校带着我们坐一辆中巴车,先到中山路上的西苑宾馆住下来。车子开到中山路上时,两边的梧桐树高大繁茂,绿色树冠大伞般覆盖着一条漆黑油亮的柏油马路,形成连片绿荫。宽阔的马路两边店铺林立,人来人往。我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跟着汽车移动,细细打量真正的高邮城。

参加工作后,我经常上高邮学习。有时候学习好几天,便有时间好好地感受高邮城市的气息。我们学习的地方是一个有几栋教学楼组成的大院子,里面现代化教室、宿舍楼、食堂都很齐全。课后,我和同事经常光顾高邮商品街。这里商业气息浓郁,是购物美食一条街。我们有时候来这里服装店买衣服,还要在商品街北首吃一碗鸭血粉丝,这样才不枉来高邮城一趟。来高邮的交通工具,从以前的破旧四轮卡车变成了崭新的中巴车,坑坑洼洼的公路也变得平整、宽阔。

有一次,一起来高邮学习的同事带我到他亲戚家吃饭。一个有院墙封闭的小区里,竖着一幢幢高高耸立的楼房。我沿着水泥台阶一步一步走上楼,那种爬楼的感觉真的很美妙,每踏一步就离地面远一点,让人感到有股力量在推动自己。推开门后,我好奇地打量,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卧室、餐厅、厨卫都分开,地面铺的是木地板,让人倍感温馨。我想,我要是在高邮城里有这样一个房子,那该多好!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这不是痴人说梦吧?

孩子六岁那年,我有了想在高邮买房的念头。又过了两年,我和先生都到高邮城里工作,终于实现了在高邮城安家落户的愿望。

夜宿野狐岭

□ 濮颖

娘能入梦中,却一直未曾来过,可就在他渐渐忘却她的时候,这位姑娘却来了,那么清晰,那么明媚,那么深情。

于是,他慢慢地开始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夜晚。因为无论怎样艰难,他都会有一个梦,一个美好的、属于他自己的梦。姑娘踏着夜色而来,一次比一次美好,一次比一次深情。似梦非梦?他常常不愿醒来。

在一个风雪夜,他迟归了。回来时东方已经有了一段微白。他突然想起,今天还未入梦,他的姑娘一定还在苦苦地等他。于是,脚步随着心情变得急促起来。鱼脊梁一样的路粘着破胶鞋的底,限制了他的速度。他毫不犹豫地甩掉胶鞋,光着脚奔跑……到了住处,全身挂满了霜花。

所幸天光未亮。天寒地冻,他蜷缩在单薄、破旧的棉被中瑟瑟发抖,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心情。他知道,他的姑娘马上就来,他们会在另一个世界里互相温暖。睡意萌生,雨后花一般。窗外簌簌飘雪……就在这混沌之中,他觉得自己身体暖洋洋的,尤其是脚下,软绵绵、热乎乎,用脚蹭了蹭,那一团柔软竟然动了一动。他心中一紧,张眼望去,突然,一团白光闪过,瞬间消失,只听到风吹窗户的声响,只一声便风平浪静,杳无声息。白狐!他怔住了。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他住在羊圈里。也是一个风雪夜,他听到圈外一声声微弱的哀嚎,原来是一只受伤的小狐狸,全身雪白,只有尾巴上绕过三道黑圈,像扎了几道漂亮的橡皮筋。他将小东西抱回家里,用米汤和羊奶喂它,给它取名“白鸢”。只不过半月,小东西便毛色发亮,周身浑圆。一天放学后,他发现“白鸢”不见了。明知兽类终究要返回自然,与它不过是暂时的缘分,他却为此失落了许多。

莫非是她?他是中文系学生,学校图书馆的书几乎被他读遍。《聊斋》当然也不例外。想到这,

他立即打开窗户,四处追寻那团白光。茫茫大地,四野无声。那是他从未有过的一天,那一天,他觉得自己的灵魂不再属于自己,悠悠然浮游在身外——那个叫做“肉体”的身外。他盼望着夜色降临,他需要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他的心狂跳,他的脸发热。就在他乘着月色赶回住所的时候,住所里多了一个人,一个暂时没地方住、上级领导让他们零时搭伙住在一起的“老革命”。他的心顿时冰凉。那一夜,没有窗棂微动,没有暗香袭来,自然也就没有了梦。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一个身高个大的小伙子变得形销骨立。

春天来的时候,“老革命”告诉他一个秘密。“老革命”起夜的时候好像老是看见外面的窗台上伏着一团白色,像猫不是猫,说不清。他的心如春水一般波动起来。终于在一个夜里,他从一声巨响中醒来。那是“老革命”用他常喝水的搪瓷缸砸向那一团雪白,砸中了,窗台上有几滴殷红的血迹。他的心碎了。是夜,那个许久不见的女孩入梦而来,她举起自己的左手,手腕上一道伤痕……

后来,他离开了这个地方。再后来他遇见了一位温婉的姑娘。这个姑娘成了他的妻。最让人不能释怀的是:妻子的左手腕上有一道伤痕。问及缘由,三岁那年烫伤的。后来的事情他没有再说,我也没有追问。

想到这里,我禁不住拿起手机,想发个微信给他。告诉他,我在野狐岭,我想起了他的故事,我还想听。一念起,一念灭。何必再问?许多美好就让它尘封吧,不必追问,只需回味。

这么想着,不觉夜色已深。晚间多吃了几块牛羊肉,贪喝了几杯“牡丹酒”,睡意也因着酒肉的香醇袭来。顿觉眼皮发涩,不觉间沉沉睡去。夜里,我竟也做了一个美梦,我回到了十七八,我也遇到了一位翩翩少年,他赠予我一本书。我打开扉页,竟是两只翻飞的蝴蝶。

奇怪的是,回家后不久,我收到一本早已准备下单却一直没有动手的书《鱼翅和花椒》,问遍了所有人,都不知道是谁所寄。我自然想到了野狐岭的那个梦,梦里那个赠书的少年。

上扬州

□ 黄桂英

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扬州在很远的地方,可望而不可及。可不,村里大人们也经常这样打趣说:半夜打鼓上扬州,转来转去家后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家乡,村里的男人们陆陆续续地外出打工,在扬州的比较多。因为交通不方便,他们平时不回家,只有农忙时节才赶回来。每次回来,都是大包小包、肩扛手提的。看他们风尘仆仆的样子,我大致能想象扬州的远、往来的不方便。

哥哥大学毕业留在扬州,有了自己的小家。每年寒暑假都邀请我去他家小住,于是,扬州有了方向。刚上扬州那会儿可累人了。天不亮就得起床,赶早班车到县城。老家到县城的班次不多,错过了就去了不了扬州了。难得上扬州,多少带点自己种的蔬菜和养的鸡、鸭、鹅等土特产。这样带一点、那样带一点,看不见东西,大包小包已有三四个。从老家出发到扬州,中

途要换三次车。每换一次车,瘦弱的我提着大包小包辗转奔走于站台间,连跑带溜,差一点力气都不行。最记一次刚出站台,就听两个黄包车师傅小声谈论说,乡下人上街,不是鸡就是鸭。再看自己,左手拎的鸡、右手提的鸭,脸一下子被他们说红了。早晨六点多从家出发,一路紧张慢慢赶,差不多要到下午一点钟才能到达哥哥家。

2000年,自家有了小轿车,上扬州的次数比从前多了。不觉间,扬州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了我许多的印迹,游瘦西湖、逛东关街、欣赏美丽的荷园、品读琼花观……一点一点融入扬州文化,我也深深地爱上扬州这座美丽的城市。因为喜欢,也因为生活条件好了,2020年春天我也在扬州安了家。现在自己有车,可方便了,上扬州是说走就走。2021年,经过家乡的连镇高铁正式通车。听村里坐过高铁的人说,从扬州坐高铁回家只有十来分钟行程。2022年暑假,我特地去体验了一下,那感觉!屁股还没捂热,车子已到站。扬州到家乡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现在的我,差不多隔一周就会上扬州陪父母、看女儿,已经成习惯了。

到底吃了几个饺子

□ 李世荣

到底吃了几个饺子?这不是什么算术题,而是我和老伴在餐桌上经常争论的问题。看上去,这个问题很简单,她吃几个,我吃几个,一是一、二是二,不会弄不明白,但经老伴一算,便一不是一、二不是二了。

我家早餐经常吃饺子,不是蒸饺就是煎饺,偶尔也会水煮。一盘饺子有多少个,我并不知道,但每次吃时老觉得自己多吃了,就会问老伴:“下了几个饺子?”

“12个。”老伴答曰。
“我吃了6个,你呢?”
“我也吃了6个。”

那盘子里怎么还有两个?我问她。我要她把剩下的两个饺子一起吃,她不干,说:“一人一个。”我只好又吃了一个。最后我吃了7个饺子,老伴吃了5个饺子,可在老伴看来却是我们一人吃了6个,这个糊涂账怎么算?

我知道,老伴是怕我没吃饱才要我多吃一个的,可我也担心老伴没吃饱,就和她约定,以后吃饺子,先在盘子里分好,一人一半,一人

一边。可过后,我们总是把上次的约定忘得一干二净,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争论。比如今天早上,我们又为饺子拌上了嘴。

老伴问我:“你怎么才吃两个饺子?”我急了:“你才吃两个呢!我吃了4个,你呢?”她说她吃了两个。我说:“那你下了几个饺子?”“12个。”老伴一边说一边把盘子里的饺子扒拉开,不多不少正好6个。嗨嗨,我赶紧抓住机会教训她:每次都冤枉我,下次调查清楚再说话。老伴望望我,端起盘子就朝醋碗里拨了3个饺子,不容置疑地说道:“我记错了,我吃的是3个,现在一人一半!”

“不行,不带这么耍赖的!你刚才明明自己说吃了两个饺子,现在怎么变成了3个?”我不甘心我跟老伴嚷嚷了起来。不曾想,她又甩出一句:“不吃,是不是?那你中午也别吃了!”我刚刚再辩解几句,可想到老伴也是为我好,就缴械投降了:“我吃,我吃还不行吗?”“这还差不多。”说着,老伴笑了起来。

和老伴拌嘴,是一种幸福。每次都能感觉到她对我的爱,每次都能享受到包容她的开心。拌嘴不是目的,其中的趣味、开心才是我们需要的。平淡的日子要过得有滋有味,必须加点佐料,有情趣的拌嘴就是绝妙的调味品。